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卷九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隠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索隠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

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集解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索隱晚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索隱鮮音仙鮮衣美服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正義邰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斄城是也說文云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弃外家也毛萇云邰姜嫄國堯見天

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邰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集解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東海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正義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

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邶鄘之衆按劉敬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集解駰案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正義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

王赧又居王城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絶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

聚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肮集解張晏曰肮喉嚨也索隱搤音厄肮音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為肮頸大脈俗所謂胡脈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索隱案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按張晏云

（春為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正義上力為反下許又反）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集解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索隱羸力為反瘠音漬瘠瘦也漢書作胔音漬胔肉也恐非）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

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廼妄言沮吾軍索隱沮音才叙反詩傳曰沮止也壞也械繫敬廣武索隱地理志縣名屬鴈門正義廣武故縣在勾注山南也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戸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集解應劭曰控引也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

也冐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冐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遺長公主而

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集解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

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索隱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集解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索隱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

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集解瓚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

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索隱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棨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正義幾音祈廼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

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案類集云大猾狡猾也音滑叔孫通聞之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投人諸生寧能鬭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集解張晏曰搴卷也瓚曰拔取曰搴楚辭曰朝搴阰之木蘭索隱搴音起焉反又巳勉反案方言曰南方取物云搴許慎云搴取也王逸云阰山名又案埤蒼云山在楚音毗諸生且待我我不忘

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踨齊稷下之風流也駰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

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集解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

反驅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肆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蕝也索隱韋昭云引繩為綿立表為蕞音兹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蕝又纂文云蕝今之纂字包愷音即悅反又音纂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即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羣臣習肆索隱肆亦習也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索隱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集解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索隱案小顏傳聲教者皆令趨疾行致敬也入殿下郎中俠

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索隱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臚猶行者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臚音閭句音九注反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集解徐廣曰一作幟索隱案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職載芻豢至秦始去其輪而輿為尊也職音幟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

置法酒集解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集解如淳曰抑屈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

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集解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駰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索隱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案說文淡薄味也音唐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索隱楚漢春秋

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劒將自殺上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揺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廼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廼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集解駰案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閒往來數蹕煩人索隱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未央宮東

相去稍遠閒往謂非時也中閒往來清道煩人也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集解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集解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皇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索隱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

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索隱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高誘云進含桃也鸎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即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

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索隱音屈道固委蛇索隱音移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厦籍衆幹裘非一狐委輅獻說緜蕝陳書皇帝始貴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授嗣其功可闊

史記卷九十九

史記卷九十九考證

劉敬叔孫通列傳號稷嗣君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駰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徐孚遠曰是時功臣多有名號侯者叔孫通軍功安得封邑徐叔為長

史記卷九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卷一百一至一百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侍詔臣胡士震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王鉽

謄録舉人臣薛炳文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一百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集解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

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粤也索隱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為近粤音普名反其義難喻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集解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集解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翣為使

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飾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集解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案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

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

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使音如字近音巨靳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酗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

索隱季布言己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集解韋昭曰闚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集解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燿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章較請托金錢以自顧索隱義如孟康文穎所說章較音古角正義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

等集解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集解張晏曰欲使竇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邱曹邱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悅引入留數月

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邱揚之也季布弟季心（集解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索隱盎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集解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索隱籍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集解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

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廼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索隱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

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廼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索隱趣音促亨音普盲反謂疾令赴方提趣湯集解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鑊也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

敗滎陽成臯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

集解徐廣曰小一作峭

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

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集解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閒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集解徐廣曰屨一作屢一曰覆駰案孟康曰屨履蹈之也瓚曰屢數也索隱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云搴旗則覆軍為是愈於屨之與屢者也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

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集解徐廣曰或作概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集解徐廣曰復一作冀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集解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欒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究誠知所處

史記卷一百

史記卷一百考證

季布欒布列傳上將軍樊噲曰○漢書匈奴傳云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與此同本傳不載

史記卷一百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一百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

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集解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集解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集解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集解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介索隱如淳說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絶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集解駰案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

淮南王益横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寛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

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集解瓚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集解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索隱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為申繻所殺賁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

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慷慨宦者趙同集解徐廣曰以數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騎從者則云常侍騎也說盎曰集解徐廣曰說一作謀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

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隱張揖云恐簷瓦墮中人云臨堂邊垂恐墮墜也百金之子不騎衡集解徐廣曰一作行索隱虞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岐足韋昭曰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乃是如云擲擲案蘇林云宮殿四面欄楯音云擲揖音云擲是也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集解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

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正義顏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集解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豫設供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集解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

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集解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還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劒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

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竒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

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集解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集解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

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集解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

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

集解文穎曰婢也

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

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集解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可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集解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索隱案張晏云辟隱也言自隱辟我親不擬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集解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集解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集解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王元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

沈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集解如淳曰博盪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集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索隱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集解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

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十餘曹集解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集解徐廣曰棓一作服駰案文穎曰棓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索隱韋昭云棓姓也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自謂子鼂之後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集解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軹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集解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服虔云百石卒史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錯為人陗直刻深集解韋昭曰衛岸高曰陗巑曰陗峻索隱按韋昭注本無衛字或云衛道路也陗音七笑反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衛宏詔定古文尚書

序云傲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也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集解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集解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

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内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索隱壖音乃亂反謂墻外之短垣也又音而緣反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正義上人緣反石壖者廟内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集解徐廣曰一

云吉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集解徐廣曰議一作讙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

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集解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

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黙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曰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黄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集解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時以變易集解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説説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

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轡見重郄席翳賴鼂錯建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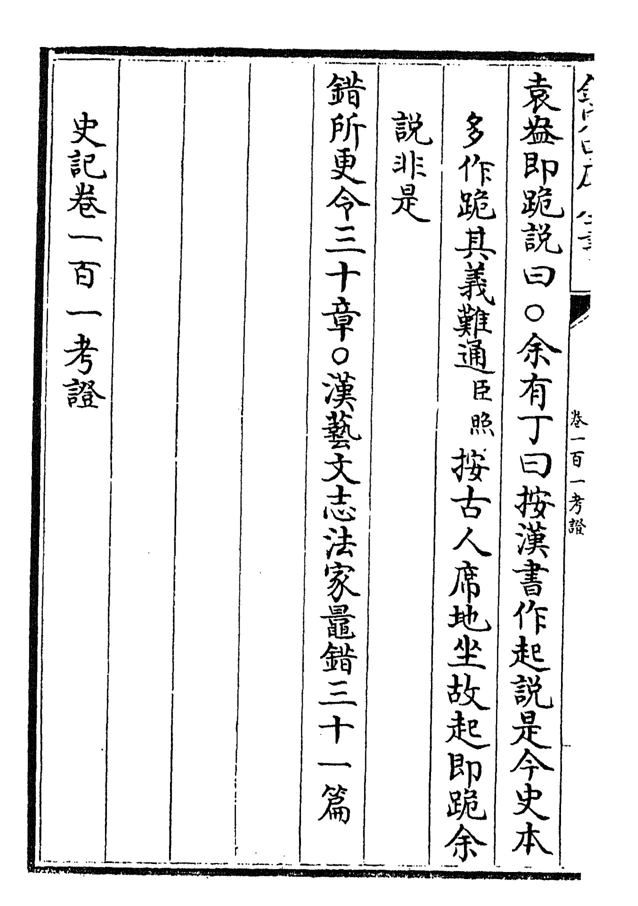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一百一

史記卷一百一考證

袁盎鼂錯列傳主亡與亡集解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如淳說為得○徐孚遠曰主亡與亡言盡節致命也如說甚疎索隱亦失之

百金之子不騎衡○水經注作立不倚衡

調為隴西都尉集解如淳曰調選○顧炎武曰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如淳訓為選未盡



袁盎即跪說曰○余有丁曰按漢書作起說是今史本多作跪其義難通臣照按古人席地坐故起即跪余說非是

錯所更令三十章○漢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

史記卷一百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一百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索隱韋昭堵音赭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應劭曰哀

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郇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郇陽並謂此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集解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索隱訾音子移反字苑云訾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歳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事員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案卑下也欲令卑下其志無甚高談論且但令依今時事語無說古遠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

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求遠反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索隱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正義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耶尉無賴集解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

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集解晉灼曰音牒索隠漢書作喋喋喋喋多言也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髙然其敝徒文具耳索隠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隠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

以質言集解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集解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集解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索隱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是

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集解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索隱案走猶向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索隱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正義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間集解徐廣曰斮一作錯駰案漢書音義曰斮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斮音側畧反蕠音女居反案斮陳蕠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集解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廻顧南向故

云南山索隱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為碑槨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酈山發北山石槨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槨取其精牢釋之荅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槨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集解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集解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

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集解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頼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小顔云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

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集解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集解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集解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抔音步侯反

案禮運云汙尊而抔飲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抔兩音並通又音普廻反坏者塼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柩恐傷廹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集解徐廣曰一作閒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嘗奏劾故恐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

黄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正義上萬越反下閑買反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韈索隱結音如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

身不仕索隱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集解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索隱案謂為郎署之長也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索隱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怪之也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集解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集解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駰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索隱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集解如淳曰良善也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

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上音朝遙反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正義在原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殺北地都尉卬正義北地郡今寧州也索隱案都尉姓孫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集解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門中橛曰閫索隱橛音其月反正義閫音苦本反謂門限也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

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彀騎萬三千索隱如淳云彀音搆彀騎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集解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晉灼云百金言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集解徐廣曰澹一作襜索隱崔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國在匈奴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反一本作襜襤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幾音祈其後會趙

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正義趙幽王母樂家之女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索隱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令顏聚代之索隱聚音似喻反漢書作最最本齊將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集解駰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集解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案漢書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椎音直追反擊也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

卒盡家人子索隱案謂庶人之家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集解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五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庄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為幕古字少耳一言不相應索隱應音乙陵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

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集解駰案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集解服虔曰車戰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

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集解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嗇夫無狀驚馬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收功魏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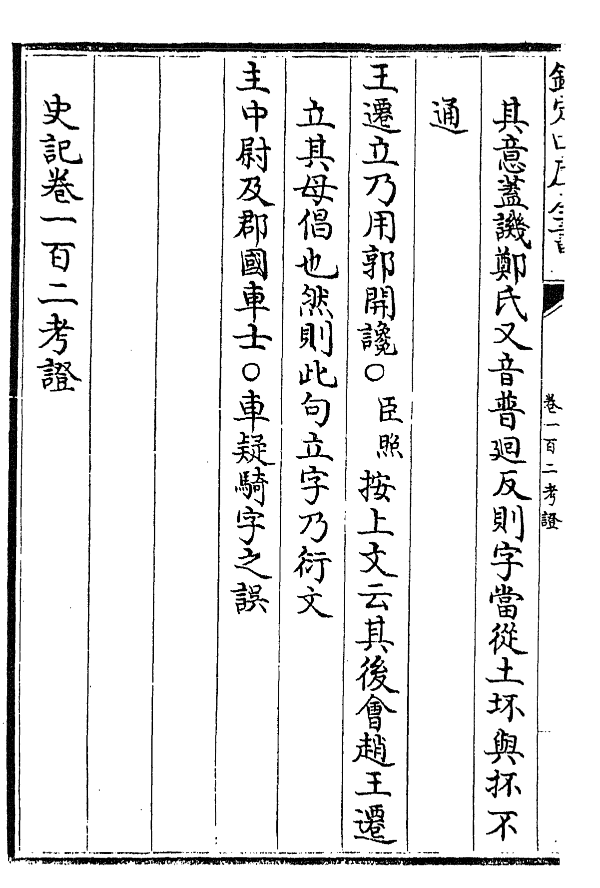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一百二

史記卷一百二考證

張釋之馮唐列傳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間○蕠集韻音袽黏著也漢書水經注皆去此字

下廷尉廷尉治○凌稚隆曰一本無重廷尉字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索隱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匂一抔兩音並通又音普廻反抔者摶之未燒之名也○師古漢書注云其字從手今學者讀抔為杯勺之杯非也抔非應盛土之物也



其意蓋譏鄭氏又音普廻反則字當從土坏與抔不通

王遷立乃用郭開讒○臣照按上文云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然則此句立字乃衍文

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疑騎字之誤

史記卷一百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一百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正義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正義洺州

邯鄲本趙國都姓石氏趙亡徙居溫正義故溫城在懷州溫縣三十里漢縣在也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正義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曰主通書謁出入命也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

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集解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集解徐廣曰一作仁正義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集解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馴音巡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

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于偽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集解晉灼曰訢許慎曰古欣字韋昭曰聲和貌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敎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

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正義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集解文穎曰郎五日一下正義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即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直洗沐入子舍索隱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小顏以為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

浣滌集解徐廣曰腧築垣短板也音住廁腧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腧為竇竇音豆言建又自洗蕩側竇側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楲窬褻器也音威豆駰案蘇林曰腧音投賈逵解周官楲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窬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侯窬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云腧短板以築廁牆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集解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正義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內史慶

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集解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誤作四正義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上譴

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正義漢書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集解駰案趙周坐酎金免索隱案漢書而知也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

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集解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索隱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

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

索隱難音乃彈反言欲歸于何人

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

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正義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索隱按地里志大陵縣名正義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是時都中都大陵屬焉故言代大綰以戲車為郎集解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轄之類索隱案今亦陵人也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超踰之也轄音衛謂車軸頭也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

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集解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索隱譙呵音誚何猶借訪也一曰譙呵者責讓也不譙呵者言不嗔責衛綰也綰曰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

施易獨至今乎集解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劒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索隱施音移易音亦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劒劒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為河閒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閒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集解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栗姬之族也正義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

告歸而使郅都治捕衆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正義故桃城在滑州胙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朝奏事如職所奏索隱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别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索隱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疑同字正義塞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索隱謂妄疑其盜取將也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集解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大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朝廷見人或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案小顏云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

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索隱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任城兗州縣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大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

常衣敝補衣溺袴集解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此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章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案其解二亦各有理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為不潔清之服是以得幸入臥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為不絜清索隱謂心中常期不絜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清清淨期猶常也言為不絜淨下溼故得入臥內後宮此宦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秘戲正義謂後宮中戲劇宜可秘也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

其家家從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集解駰案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音駈也安丘侯說之庶子也集解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說音悅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集解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家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刑刑家也名名家也言治刑法及名

實也

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集解徐廣曰訥字多作詘音同耳古字假借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

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正義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讇索隱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讇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汙君子譏之是也正義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受此為處讇故君子譏此二人為其近於佞也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匍匐綰無他腸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獄敏行訥言俱嗣芳躅

史記卷一百三

史記卷一百三考證

萬石張叔列傳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漢百官公卿表慶未嘗爲太僕與傳異

史記卷一百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一百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索隱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其先齊田氏

苗裔也叔喜劒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索隱本燕人樂毅之後正義樂姓巨公名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正義喜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集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

當蟲出索隱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蟲流於戶外是也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集解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皋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名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

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

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髠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呉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

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正義王財物所藏也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魯共王景

帝子都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括地志云矍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堵墻也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暴音步卜反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集解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

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内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正義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數歲坐太子事正義謂戾太子時左丞相自將兵集解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集解徐廣曰陘城縣名也正義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

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幷論之

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説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索隱將車猶御車也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正義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盩厔縣西界

也駱谷閒在雍州之盩厔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剗道也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索隱易音以豉反言邑小無豪易得高名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集解郭璞曰亭卒也正義安留武功替人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也後為亭長正義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也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兎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

其後除為三老正義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正義百官表云萬户巳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户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正義衛青也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

拔刀列斷席别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
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
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劒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
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
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
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
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
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

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衞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衞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集解徐廣曰移猶施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衞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

使上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正義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以田仁為丞相長史正義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仁至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

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集解駰案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謂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

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集解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名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集解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詳音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傅會太子者也不傅事何也索隱傅音附謂不附會也任安笞辱北

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隠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懐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卷一百四

史記卷一百四考證

田叔列傳會陳豨反代集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余有丁曰此是七年高帝征韓王信曰豨反史誤

復名孟舒以為雲中守○容齋隨筆曰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括地志云矍相圃在兗州曲阜縣

南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徐孚遠曰疑苑中即矍相圃舊地正義引其說而未竟

上遷拜為司直○臣照按遷字疑還字之訛蓋言武帝東巡還乃拜為司直

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臣照按此三句中必有訛脫既以坐縱太子誅豈又以車千秋訟太子寃而更族誅乎況文亦不類

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

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鹽反○臣照按平準書云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占字正宜用此解不宜解作卜字

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容齋隨筆曰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任為郎中與褚先生所書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也

史記卷一百四考證